

作家写作家

【开栏的话】

在文学的广袤天地里，思想碰撞出火花，故事编织成锦缎。今日，“作家写作家”栏目正式与您见面。在这里，作家们转换角色，以同行的敏锐洞察、知音的深切共鸣、朋友的热切关怀，解读彼此作品中与生活中的灵魂脉络。从构思萌芽的瞬间，到历经磨砺的修改升华，全方位展现文学诞生的奇妙旅程。我们期望借由这一方小小的版面，打破创作与阅读的隔阂，使您在字里行间感受文学的温度与深度，跟随作家们的笔触，一同漫步于精彩纷呈的文学世界，探寻人性、感悟时代，开启一段段启迪心智的纸上征途。

我和安妮·埃尔诺的友谊

吴岳添



安妮·埃尔诺。

通讯员 摄

做了几十年翻译，我总觉得在译者与作者之间，似乎存在着某种缘分。宋生豪译莎士比亚，傅雷译巴尔扎克，毕修勺译左拉，草婴译托尔斯泰，皆用了数十年或毕生之精力翻译一位经典作家的作品，他们与作者缘分可谓深厚！更巧的是1902年左拉去世，毕修勺刚好出生，就像是左拉转世一样，他到法国留学时迷上了左拉的作品，回国后毕生翻译左拉的小说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这虽然是巧合，但我不禁由此联想到他们不仅与作者心灵相通，更有为之献身的殉道精神，可以说是为了完成翻译经典巨著的重任才来到世上的。

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爱好，通常都会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。2002年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成立了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”奖评选委员会，由我担任法国小说评委会主任。2008年，法国作家安妮·埃尔诺出席了她的代表作 Les Années，回忆她从小到老的成长过程。Les Années 的原意是“年代”，不过是复数，在法语里意味着年复一年，隐含着岁月流逝的沧桑之感。埃尔诺采用她创造的“无人称自传”这种前所未有的体裁，把个人的私事与时代的大事融合在一起，以人们共有的经历来反映社会的演变。她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促使别人回忆，从而使这部自传成为整整一代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妇女的集体记忆，不愧为一部风格新颖和意义深远的杰作。因此在当年法国报刊和出版社推荐的许多优秀小说中，我一眼就看中了这部小说，并在2009年译成中文，为了传达原著的神韵而把书名译为《悠悠岁月》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10年1月出版。

我当然不可能预见安妮·埃尔诺会在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但是我在中译本的序言中已经指出：埃尔诺“采用了‘无人称自传’这种前所未有的体裁，这一创举使《悠悠岁月》成为21世纪的法国新文学的一部先驱之作，也使埃尔诺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当代一流作家之列”。

其实埃尔诺的获奖并非偶然，她早年的作品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，而她在20世纪70年代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，正好受到了当时法国文坛崛起的三位明星作家的影响：莫迪亚诺擅长采用虚实相间的笔法，回忆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战争年代；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对现代消费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批判；佩雷克往往用详细列举具有时代特色的物品来唤起人们的回忆。埃尔诺充分借鉴了这几位大师的风格，通过一些旧照片来回忆自己的一生，她在书中列举的大量物品，可以明显地看到佩雷克的影子。她精心选择的被大众共同关注的题材，无论什么年龄的读者，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清晰和清晰的记忆。即使是外国读者也会感到亲切，因为书中描写的战争年代的贫困、家庭中的代沟、地铁里的拥挤、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新产品等等，都是我们曾经或正在经历的现实。

2009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法国，在巴黎给埃尔诺打过电话，但始终没有人接。在她获奖之后的2023年11月，我到欧洲旅游，特地给她带去了再版的中文译本和一幅精美的湘绣，但仍然未能和她见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独自住在巴黎郊区的塞尔多，虽然庭院宽敞，环境幽静，但只有两只猫陪伴着她。她晚年身患癌症，膝盖等处动过两次手术，外出不便，所以一般不接陌生的电话。我的长子吴严在卢森堡工作，我委托他在适当的时候把我的新版译本和湘绣送给安妮·埃尔诺，并且发去了一段介绍自己的录像。2024年5月26日法国的母亲节，吴严带着玫瑰花拜访了她。埃尔诺观

看了我的录像，以及我赠送的《悠悠岁月》的译本（扉页上有我的题词和我的邮箱），欣赏了有荷花图案的湘绣。并且把加里玛出版社新版的《悠悠岁月》，赠送给我：

题献给您，吴岳添：
无比感谢您的译作把这些法国的也几乎是世界的岁月带到了中国。
致友好的问候。
安妮·埃尔诺于塞尔吉
2024年5月26日

5月30日埃尔诺给我来信：
亲爱的吴岳添：
您的礼物使我极为感动，我已经挂在卧室里，以便醒来时就能看到这朵精美而又华贵的花……在您为我制作的录像里看到您和倾听您的声音，我感到非常快乐……
我希望您生活愉快，身体健康，我也希望在法国、也许在中国见到您。
非常友好的安妮·埃尔诺
2024年5月30日

又及：
谢谢！荷花，它比菊花更美，而荷花尤其是爱情和幸福的象征。

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，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。她在奥运会之前再次感染了新冠，幸好已完全康复。从此她在给我的信末都署名安妮，也就是把我当成了亲人和知交。我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，并期待着今后能有和她相见。

埃尔诺在获奖演说中说到她20岁时在日记里写下的诺言：“我要为我的族群复仇而写作”。她的“族群”就是包括贫苦的工农大众和小商贩以及从外省来到巴黎的“国内移民”在内的弱势群体，特别是受到更多屈辱与伤害的女性。埃尔诺通过读书、成为教师和作家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然而她认为个人取得的成就弥补不了她遭受的不公，她要做的是使她的语言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也就是把她作为女性和社会叛逆者的声音永远铭刻在文学之中。她的获奖是世界对她的诺言的认可，但她表示“我没有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我个人的胜利，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体的胜利”，并且要“继续为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正义而斗争”。

埃尔诺毕生都在为维护女性的权益而奋斗，现在虽然已经85岁高龄，但仍然坚持每天写作4个小时，真正称得上是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，值得我们敬仰。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资深法语翻译家；安妮·埃尔诺系法国当代作家，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）

守望在时光里的渡口

田勇军

初次到茶峒，是2004年的夏天，那时我刚刚高考结束。起初，我是不愿前往的。打小在沅江柔波、吊脚楼的光影里浸润长大的我，茶峒，这座隐藏在湘、黔、渝三省交界缝隙里的边陲小镇，对我来说，无非也就是一处枕着烟雨碧波、散落着山水人家的寻常地儿。但同窗挚友友情邀约，热忱难却，我便踏上了前往茶峒的旅程。

谁能料到，一路颠簸，当车子缓缓驶入茶峒镇的那一刻，映入眼帘的茶峒，全然没有沈从文先生笔下《边城》的温婉灵动。街巷古旧曲折，石板坑洼洼注，老屋斑驳驳驳。清水江也因矿场污染而失去了该有的澄澈。古渡口悄无声息，码头上早已没了翠翠盼归的渡船，街道两边的小店门可罗雀，游人寥寥，小镇显得寂寥冷清。

我曾笃定地认为，在以后的岁月里，茶峒于我，只能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，我的心灵轨迹，再也不可能与之相交相融。直到我远离故乡，站在异乡的讲台上，一次次翻开沈从文先生的《边城》，一次次引领学生探寻翠翠凄婉的爱情故事和茶峒独特的风土人情时，我方才如梦初醒——那些封存在书页里的文字，竟宛如灵动的画笔，又悄然在我心间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来，那些曾经被我忽视过的、不以为意的山水风情，竟化成一缕缕轻柔的，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。

时隔二十年，趁着国庆闲暇，我怀揣着无比复杂的心情，再度踏上了前往茶峒的旅程。一路轻车，一路翠影相随。临近茶峒，心愈发急促地跳动了起来，好像是要去奔赴一场久违的约会。

车子还未完全驶入茶峒小镇，一抹抹明艳的中国红，便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。只见沿途插满了红旗，旗面在微风轻拂下，舒展飘扬，猎猎作响。那鲜艳欲滴的红，与周遭青山的翠绿、屋瓦的青灰相互映衬，仿若一幅意蕴无穷的绝美画卷。

踏入古镇的刹那，我仿佛遭逢一场震撼的电击，满心错愕与惊喜。眼前的茶峒，哪里还有半分记忆里落寞的影子？古旧街巷仿若经岁月妙手精心修缮，石板路平整齐整，一尘不染。老屋重焕华光，斑驳墙面被洗刷一新，雕花窗棂、朱红大门，在暖阳轻抚下，泛出温润古朴的光泽。

清水江一改原来的浑浊，宛如碧玉腰带，温柔地环绕着茶峒。江面水汽氤氲，有如仙子遗落人间的轻薄纱幔，微风拂过，轻轻摇曳，缥缈如梦。抬眼远望，连绵起伏的山峦、半隐半掩躲在轻烟薄雾之后，诗意朦胧，风姿婉约。

古渡口亦是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一艘艘崭新游船整齐排列，船头挂着喜庆的灯笼，随风轻晃。码头上，游人熙熙攘攘，却又井然有序。阿婆们坐在门口，飞针走线绣鞋刺花，逢人便热情推介自家的手工产品，那股子亲劲劲儿，真是暖到了心坎里。

移步过桥，便抵达翠翠与祖父的“拉拉渡”。一根粗陋的铁丝，如岁月的坚毅脊梁，横跨悠悠江面；一艘质朴木船，紧紧依偎其旁。翠翠岛上，苗族绝技“喷火龙”“上刀山”“下火海”等，震撼夺目。艺人们坚守古法传承，又巧妙融入新技术，于方寸舞台之间注脚着古老而又鲜活的民族符号。

昔日落寞的茶峒，似涅槃的凤凰，抖落满身风霜，在悠悠岁月里惊艳归来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神韵，非但未随时光磨灭，反而愈发醇厚鲜活。百姓的日子烟火生香，街头巷尾满是温馨的画面：餐馆内，亲友围坐，热菜满桌，举杯间笑意盈盈，惬意安然；民宿小院，天南海北的游客同主人物聊旅途趣事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闲适自在。茶峒古镇的质朴与湘西人家的热忱全都氤氲在香甜的空气中。

离开茶峒的那日清晨，薄雾轻掩，渡口朦胧，恰似岁月留白，满是余味。我突然明白，茶峒渡口，它不仅是地理上的渡口，更是文化的厚土，珍藏着湘西的根与魂；它是游子心灵的归巢，抚平浅淡乡愁；它是悠悠岁月的纽带，串起往昔今朝；它是民族文明的火种，需要一代又一代湘西人赓续传承。

都市故事

古韵欢歌醉浦市

姜清珍

踏入万寿宫(原为浦市江西客商会馆)中，你常常会遇见一个团队或一群辰河高腔戏迷，在那欣赏《金盆捞月》《天官赐福》《玉簪记》等传奇经典戏曲。大部分时间唱戏的不换服装，也没乐器伴奏，随口清唱。遇到重大节日，才穿上演出服，浓妆艳抹一番，音响器乐一应俱全，那才叫人真过瘾。在明清时的古建筑里，人们能够欣赏到特色浓郁的辰河戏曲，恐怕难以寻觅到几个这般雅致的地方了。

这也是浦市让人沉醉的魅力之一。浦市镇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东南部，系国家级、省级历史文化古镇，素有“小南京”之美誉。在当年，浦市古镇因军事而立，因商业而兴。澄澈的沅水伴着浦市流传了几千年，河畔芦花摇曳，鸟鸣啾啾。

这里曾有13省会馆、3街45巷、6座戏楼、23座货运码头、90多处作坊……水运的发达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生意人。大部分人积累了殷实的财富，大兴土木，至今保存完好的院子，有吉家院子、张家院子、康家院子、李家书院(从文研究基地)等100多幢。闲时步入明清时建的院落你才会联想到，古时富裕人家心目中的诗和远方，是多么让我们现代人羡慕至极。

大部分房子都属于四合院式的，两进两层或两进三层、三进三层的院子，外面高墙环绕，里面木质房舍，雕梁画栋。屋顶四围成比例地向内中心低斜，形成了小方形天井，阳光灿烂，空气清新，冬暖夏凉。

穿梭在院子的楼上楼下，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风水”二字。听一位长者介绍，每一栋房舍下都有排水系统，且一边高一边低便于雨水流淌，有的还在下面养乌龟，乌龟沿着人工挖成的管道四处爬行，起到了天然“疏通管道”的作用。站在厅中抬头仰望，寓意“日进斗金”的天窗，阳光照射进来，防火防匪防盗作用极好。

泸溪县将众多的古建筑充分利用起来，“修旧如旧，建新如故”。到青莲世第茶书院，品千盏浓茶，欣赏万荷园，听辰河高腔，回味千年古镇原始的韵味。在青莲世第茶书院的隔壁院落成立了浦市版画院，是湖南为数不多的县级版画协会，为版画爱好者搭建了一个温暖舒适的交流学习平台。

踏入李家书院院挥毫泼墨另有一番感受，两进一厅，一座小型花园、花窗、水池极具特色。“一门五县令”就出自浦市的李氏祠堂，李氏家族为何如此兴旺？原来他们都是靠勤奋读书而博得功名的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啊。李家书院的从文研究基地展示了沈先生对浦市、对泸溪、对整个大湘西浓浓的乡土之情以及他的文化影响力。

我特别喜欢浦市老宅新屋上的对联，一路穿行在浦市的大街小巷，遇到寓意独特的春联、楹联我都会仔细琢磨，拍下它们的“形象”保存下来。白鹤飞来万户寿，金鸡唤醒五湖春，横批：龙吟鹤舞。屋主人内心对财富的追求，对人生幸福的渴望跃然纸上。春色盈庭锦簇红，山光入座画屏开，横批：满堂芳华，从这副春联不难发现屋主人希望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，追求一所满堂春色般的安身之处……

每年的六月六抬黑龙消灾，保佑平安，每年五月五赛龙舟，这些喜庆吉祥的户外大型活动都是浦市人向往的。浦市的打年糕也是传统的技术活，淘米、磨粉、烧火、上蒸……虽累依然乐此不疲。

快离开浦市的那一天，几个“厨娘”早早去集市采购土特产，黑猪肉、自制腊肠、糍粑……我去集市购两公斤玻璃辣椒、半公斤酸萝卜条计60元，店主算成了32元，我笑她是不是还没睡醒，我当然不能将错就错，微信扫过去，店主笑哈哈地说谢谢！浦市人的淳朴善良值得我们学习。

浦市很美很古很惬意，浦市，就像一杯米酒，初来乍到的我就被它醇厚的醇香所陶醉，乐不思蜀。这就是诗意的浦市今天最好的写照。

凤起沅湘思屈原

郭丁文

若若干年后，屈原第二次被驱逐出郢都，流放到沅湘大地。在大江口屈原祠的一面白壁上，用繁体汉字书写着屈原的作品——《九章之涉江》，重读楚辞确实有一种热血沸腾而又玄幻飘渺的代入感。她晚年身患癌症，膝盖等处动过两次手术，外出不便，所以一般不接陌生的电话。我的长子吴严在卢森堡工作，我委托他在适当的时候把我的新版译本和湘绣送给安妮·埃尔诺，并且发去了一段介绍自己的录像。2024年5月26日法国的母亲节，吴严带着玫瑰花拜访了她。埃尔诺观

若若干年后，屈原第二次被驱逐出郢都，流放到沅湘大地。在大江口屈原祠的一面白壁上，用繁体汉字书写着屈原的作品——《九章之涉江》，重读楚辞确实有一种热血沸腾而又玄幻飘渺的代入感。她晚年身患癌症，膝盖等处动过两次手术，外出不便，所以一般不接陌生的电话。我的长子吴严在卢森堡工作，我委托他在适当的时候把我的新版译本和湘绣送给安妮·埃尔诺，并且发去了一段介绍自己的录像。2024年5月26日法国的母亲节，吴严带着玫瑰花拜访了她。埃尔诺观

屈原成就了湖湘，湖湘也成就了屈原。在屈原的诗作中，不乏对渔父的描写，不乏对凤凰的描写。《九歌》中的场景，也许就是屈原在溱浦观摩原住民祭祀天地时的实录。在《涉江》中，屈子自比“凤凰”(“凤皇在笱兮，鸡鸢翔舞”)。在诗歌的结尾，更是发出了“鸷鸟凤凰，日以远兮”的感慨。在《离骚》中，他展开想象的翅膀，“朝发轫于天津兮，夕余至乎西极”。为他举旗做向导的就是“凤凰”——“凤皇翼其承旗兮，高翔翔之翼翼。”两千两百年后，郭沫若先生用如椽巨笔挥就了历史剧作《屈原》和新诗《凤凰涅槃》。舞台上的“屈原”激情表白：“啊，我思念那洞庭湖，我思念那长江，我思念那东海，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！”新诗中的凤凰高声歌唱：“我们生自由，我们雄浑，我们悠久。一切的一切，悠久。一切的一切，悠久。”屈原化身凤凰，凤凰是屈原。我想，郭老在两篇不同的作品中是把人和神鸟息息相通起来了。郭老正是真正懂屈原的！

在溱浦、在湖湘、在楚地，在国人心中，凤凰是通神之鸟，屈原是著名之人，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标志和华夏精神的图腾。人们相信，沅水边的高唐人沿江北上与楚风南渐是文明融合的过程：“溱浦余怀兮，迷不知吾所如”，在思蒙峡谷边的吊脚楼中“问天”“求索”；在汨罗江畔“杯碰撞瑜”，与渔夫对答，屈原正是文明融合的典范。

午后，一行人乘船溯溱水而上。思蒙大峡谷峰回路转，岸边的吊脚楼已人去楼空，纤夫道早已淹没在水中。屈原两千年前经过时，此处“深林杳以冥冥兮，猿猱之所居”。

船上，人们吟诵着《楚辞》，传诵着有关屈子的传闻。世事变迁，山水风月永恒。在溱水的微波中，斜阳在江面洒下满屏的金黄！

